

宗伯集卷之四

十三

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二年徵郎顛以為郎中不就

上召郎顛問以災異顛上章曰三公上應
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
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
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
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災膏致升乎其
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
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
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
小綱數也

按郎顛指陳時政可謂謹言東漢政事
不歸臺閣而災異却免三公任之未為
甚重而責之不為不備矣乃郎顛猶謂
上崇之彌優下慢事愈甚蓋平居之寵
遇止是虛禮而未責以實政災異之策

免亦是虛文而未課其實效耳惟上以實政責臣臣以實心盡職則臣得行其志而君得收其益矣

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宗伯集

卷四三

二

按郎顛言祈禱無益意甚明切桑林之禱立能動天者正以責已耳故人君遇災異則修省為本祈禳為末而論修省則政事為本儀文為末郎顛所言皆出忠謹言既有益於國志又不降其高此處士之有名有實者也

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時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左雄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

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山陽君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遣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按左雄諫封山陽君其說似揚震諫輕侮大臣其說似賈誼一時忠謹無出其

右矣東漢之主多幼冲而為左右所擁

宗伯集

卷三

三

立故政在宮闈權在左右恩寵在乳保而大臣及不見優禮何望安其位行其志耶大凡人主長而親政則大臣重少而不親政則嬖倖重但觀嬖倖恩寵之厚薄與大臣優禮之輕重則時之治亂畧可觀矣

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拆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賢聖

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裂土開國實卑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

按京都地拆災異甚大漢之亡徵見矣李固對策首以封宋娥為言蓋乳保私恩不宜酬以公典卑微宮媪不宜加以名封觀武帝繩乳母以法度宣帝報乳母以賞賜便是治世事觀安帝封王聖為野王君順帝封宋娥為山陽君便是亂世事人主舉動安可不慎哉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顛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

按李固請裁抑外家非但國法當如此

亦所以安全之耳外戚富厚在一時則極盛然傳至累世者甚少皆由恩寵太過習以成驕若竊事權得禍尤烈蓋無功勞而享富則富為禍之階用恩寵而招權則權為亂之本也東西漢之所由敗皆以權有所寄而政不在國家耳惟人主攬乾綱勤政事則柄在公室而權不下移矣

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廸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

按李固言禁請託守法度其論正矣蓋行法自近防患在微近臣守法遠臣誰

敢壞法小事守法大事誰敢壞法若始
之不慎積弊相沿遂成故套牢不可破
故欲立法度如守隄防起於小隙終於
大決夫欲法之必行者亦慎其始而已
尚書為陛下喉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
勢重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
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
黃門譬猶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
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

宗伯集

卷之三

六

則本朝號令豈可蹉跌譬之一人之身本
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
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
之患也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
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
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
升平可致也

按李固對策論上下之間安則共福慶
危則通禍敗其於君臣一體之義可謂

深切著明矣自古治世必是上下同心
宮府一體亂世必是人懷私意政出多
門若上下隔絕中外支離則難以語奉
交之誼成共濟之功矣至謂專憂腹心
慎簡左右種種名言皆人主所宜三復
也

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
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
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
此棄本而取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
文學不若由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
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矣

按漢以孝取人最得其本古人求忠臣
於孝子之門蓋既可藉其德行以範俗
亦可移為忠心以事主自鄉舉里選之
法廢而取士專論浮詞其最得人者不
過拔十得五而已大凡取人樸茂厚重
者外常少文浮華獯巧者內常多偽張

衡所謂外有可觀內必有缺不但取士之法亦人主觀人御臣之準也

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僕射黃瓊救之乃得釋出為洛令棄官居漢中衡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阿母後竟坐構姦誣罔收印

宗伯集

卷四三

八

綬還里舍

按順帝一聞李固之言即斥乳母還舍使諸常侍服罪不但從諫如流亦且乾綱獨斷一時氣象肅然改觀克此心也漢可以中興矣然未幾而為人所欺竟以飛章構成忠臣之罪則後人誰敢復言而佞倖亦復何所畏忌也成帝用王尊之言欲退王鳳而旋為鳳所欺以置於死順帝用李固之言已退宋娥而旋

為賊所搆以逐於外而漢季世之君如
出一轍非無一時之明患在不斷耳此
萬世之永戒也

三年五月旱

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
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
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先
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
多曠夫未聞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
塵誠無益也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
官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
貪佞帝曰貪佞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
起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
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按順帝露坐禱雨而周舉首以放出官
女為言蓋天地之性惟人為貴人和於
下則致祥人怨於下則招異故寃在匹
夫匹婦即可以飛霜而恩及曠夫怨女

即可以致兩天人相應理不可誣也至謂盡言者為忠貞苟容者為邪佞尤得辨別忠邪之法喜佞惡直乃是常情舉直錯枉乃成政體惟在人君明辨之而已

永和元年以王龔為太尉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容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獲為讒佞所構

宗伯集

卷四

七

眾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寃之義纖微感慤輒引分決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事乃得釋

按順帝時諸常侍傾陷王龔其術甚巧誣以罪過則其事難明假手他人則其跡不顯既被傾詆理須勘問既行勘問奴必拘執不堪誣辱輒至引決此即石

顯傾蕭望之故智耳大凡論事則須斷
以實理論人則須稽諸公論然後浸潤
之諧不行而忠直之氣獲伸矣

三年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
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侍御史賈
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
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充豫四萬
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

宗伯集

卷四

十一

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充
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
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
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軍
行日三十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
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
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
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前中郎將尹就討益
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

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珍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

按九真交趾半是夷人若駕馭得宜恩威不爽自可不至生變即是有變當事者能相機處置撫剿相兼亦自可底定也縱使未平亦只宜就近調發召募豈有發荆揚兗豫之民徵兵萬里懸師深入之理李固馭議較量事理可謂確矣

宋伯集

卷四

七

蓋兵能止亂亦能生亂用之不當則小而騷擾大而激變賊未必能為患而防賊者乃更甚於賊用兵者與徵兵者可無慎哉

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

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嶺外復平

按山嶺之寇原無他端或見小利而爭或激小隙而起若處置得宜自可不煩兵而定李固之議只擇人為刺史太守以威信招服之極為得策虞翻為令而朝歌平張綱為守而張嬰平祝良為太

宗伯集

卷四三

三

守張喬為刺史而九真交趾平太凡一方有事本地方官得其人人得其策斷無不平定之理惟官不能相機決策以致決裂却乃張皇其事請兵增餉為國家煩費而事機一失益復難處矣故朝廷委任守令務在得人而邊方遠方為尤急也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

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故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韋君之志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進賢之

按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將帥而貪則必

宗伯集

卷之四

十四

股削軍士以充公費而減軍餉以實私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周舉之言是而左雄之說非也然此一事也周舉能輕私恩而伸正議於朝左雄能服正議而引私過於已使人皆如此則朝廷之上又安有相黨相競之風不公不直之事乎

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

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官掖既無知人之明
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
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
不敢

按漢時舉武猛士獨良賀無所舉則當
時所舉多出私門可知內臣不當交士
類尤不當交邊庭之士邊將不當結朝
臣尤不當結掖庭之臣史臣記此不獨
表良賀之賢所以為後世宦官競賣恩
宗伯集

卷五

五

勢者戒也

徙荊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
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
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
歲間餘類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
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
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
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

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
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按李固為荊州刺史則荊州盜平為秦
山太守則泰山盜平可見盜不難平顧
其入方畧何如耳然民窮盜起始於貪
官而貪官所以敢於肆行者由於內有
根蒂人不敢動搖故也高賜等已為李
固所奏而梁冀公然露檄為之營解李
固不聽即徙其官以去則公忠之臣何

宗伯集

卷四

六

以得行其志而貪墨之吏亦復何所畏
憚哉東漢諸守令能弭盜者相望於策
而盜終不止者能弭盜而不能弭貪吏
故耳

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
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
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
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

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
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真不能用也佗使
所劾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遏侍御
史种嵩疾之復行案舉乃更考正其罪
按是時梁冀恣橫帝亦明察故八使之
奏劾冀能使之寢遏而侍御史之復案
冀不能使之不考正使能乘此而屏除
貪汙登用正直則漢祚豈不永延柰何
不能而馴至於中外相攻邪正相激黨
錮之禍漸成矣嗚呼此世道安危之機
而人君之所宜深鑒也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
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
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
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
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譬之曰前後二千

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
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
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
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
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
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
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
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
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
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
歲卒

宗伯集

卷四三

六

按張綱勸諭張嬰之言愷切真懇故雖
盜賊亦皆信服古稱至誠可以動人而
文德可以來遠非虛語也綱之出守原
因梁冀中傷及其成功又被梁冀沮抑
無罪而欲陷以罪有功而不論其功冀
無足責也而漢廷亦無為之白者卒致
爵抑而死公論安在哉

二年增孝廉為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史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按左雄之議專欲秉公覈實然於取士之途原有未備黃瓊議增為四科孝弟取其務本從政取其適用而後網羅人才無遺議矣漢時風俗近古上猶循公道下猶持公論故鄉舉里選可以得士

宗伯集

卷五十三

六

其後舉人者多徇請託求舉者多飾虛詐則選舉之法不得不變為科目大畧選舉徇私頗易科目徇私稍難但既不詢其居鄉之行又未知其適用之才止於經術箋奏二科稍倣其遺制然亦止是虛文浮詞而於實學實用未有得也則取士之義所遺者多矣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

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
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
者宜急黜遣以荅天戒大將軍冀河南尹
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
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凡諸宿猾
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
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按東漢時專權害政內則中官外則外
戚此皆人所難言而皇甫規以草莽之

宗伯集

卷五十三

三

士懇切置對可謂忠矣賢良方正本取
直言以直求之而以直棄之誰敢復以
直言進者東漢對策切直無過皇甫規
而規置下第唐時對策切直無過劉蕡
而蕡竟下第以意之合否為喜怒以意
之喜怒為去取朝廷何自而得正人之

用哉

元嘉元年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

贖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劔入省尚書張陵
叱出勅羽林虎賁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即
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
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
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
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舉君恩不疑有愧
色不疑喜待出冀燄之轉為光祿勳以其
子胤為河南尹

梅梁冀驕肆目中無朝廷而張陵能指

宗伯集

卷五

五

實察論雖未正法亦足以折奸臣之氣
矣蓋論人者當據實跡聽言者當詢公
論以冀之強悍而不敢飾辯者實跡有
據不得不罰治也古人謂奸邪之始以
臺諫折之而有餘張陵之劾梁冀可謂
不畏強禦而無忝於爭臣矣

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

晝昏

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

生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警蹕而行靜室而止非郊廟事則鑿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上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遊侍衛守空宮壘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兼震之子也

按微行是最失德之事成帝桓帝如出一轍而漢業衰微亦畧相等成帝封五侯是日黃霧四塞桓帝微行是日大風拔樹可見天人相與之機甚可畏也故人主敬天是第一事平時則祇畏遇災則修省起居出入罔敢不欽庶天心悅豫而災異消弭矣

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習亂安危快不自觀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

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智士鬱伊悲夫

按崔寔所論致亂之道雖有數端其實只在人主之一心若人主心在勤政早朝晏罷自然嗜欲減少心在講學納誨聽言自然事理明決即廷臣亦皆象上意指効其忠直天下治矣若人主不以政事為急不以國家為重嗜欲深據其

中箴誨何由而入君志不定過事便不能決決亦未必合理廷臣見上意所向都阿諛順旨賢人變而為中人中人變而為小人而天下亂矣天下治亂在人君方寸之間所以古人說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真格言也

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

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
未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
奔皇路險傾方將相勒韃鞞以救之豈暇
鳴和鸞清節奏哉

按崔寔論為國祗理身其喻切矣但猶
有所未盡蓋以藥石攻病必以身之胃
氣為主以刑罰救亂必以國之元氣為
主漢法不為不嚴只為中常侍所壞而
元氣已受其傷不察其本而徒厲威嚴

以治之嚴非所嚴如何救亂故治有一
定之體有救時之宜詩稱不剛不柔敷
政優優此定體也孔子說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此時宜也人君無兩說而用之然後
寬嚴相濟緩急得中而百世無弊矣

宗伯集卷之四十四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冀州刺史今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

宗伯集

卷之四十四

一

按朱穆為刺史貪汙者皆望風解去蓋以清正之操久乎於人耳自古百姓不安多由守令不得其人而吏治不清多由舉劾不得其實以悃幅為無用以執持為抗違以善事上官為才能以敢為搏擊為風力其貪酷害民者或善自彌縫使人不能覺察或巧為憑藉使人不敢動搖以致賞罰無章勸懲不立其本皆由不得激濁揚清之人耳漢以六條

賁刺史唐以斗道屬觀察可謂得興吏治之本矣

二年大將軍梁冀伏誅大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馬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

宗伯集

卷四十四

二

樹為宛令之官辭冀以賓客為託樹曰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怒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衆威行內外天子拱

手

按梁氏貴盛已極已有傾覆之理况乃因寵而竊權因權而罔利生殺自由無人臣禮身亡家破固其宜也但桓帝身為人主却乃拱手而聽權奸之恣肆雖能誅之亦已晚矣盖生殺予奪是天子之操柄一失其柄人將竊之竊之既成勢難以復還乃始借中官之力以除之則雖正其可誅之罪而權復歸於所借之人以亂易亂相去幾何哉故人君以攬威權勤政事為要務也

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為貴人冀因認為已女遣容殺宣登屋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黄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單超左倌與梁氏有隙徐璜具璆亦忿疾之於是帝呼一超倌入室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冀心疑之使中黃門張憚入宿以防其變璆救

憚請帝御前啟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勸丞
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門歛諸符節送省中
使瑗將廐駟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
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
綬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
棄市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
以充王府用滅天下租稅之半

按梁冀克橫專權一旦剪除豈非英斷
美事然梁冀之禍甫除而單超左悺之

雲台集

卷四

四

勢盛矣當其如厠密計齧臂為盟是何
等危疑景象盖由上下隔絕臣僚稀得
進見一旦召之事即昭彰左右之外誰
可與謀者事成而功歸之功成而權歸
之十常侍之禍實始於此是以人君必
躬親政事延見廷臣無事之時已寓防
微杜漸之意有事之日亦有商量籌策
之人則政權在上而禍變不生矣

以黃瓊為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相望異政瓊首居公位
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
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
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
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
人

按漢時去梁冀之專橫而用黃瓊之公
正黃瓊又能去貪汙不肖之吏而用忠
直執法之人舉直錯枉庶幾天下澄清

宗伯集

卷四

五

有太平之望矣然竟不能有益於天下
而反成上下相激之害者由於桓帝求
治之志未定任賢之心不專致令諸賢
發憤愈多觸忤諸奸盤據愈難動搖上
下不交中外異意故不能相成而反以
相激范滂之流竟陷黨錮之禍而漢因
以亡惜哉

以劉寵為司空

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

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入齋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按劉寵之治無他奇異止是除煩苛禁非法而郡中大治朝廷超擢至拜三公

宗伯集

卷四

六

可見論治者當以清心省事為上也百姓所以不安非但苦貪酷不肖之吏往往有才名者反為民害則以好名喜事不肯安靜耳官喜生事而民不得安民欲無事而官不肯靜政令煩苛吏胥紛擾追徵則輸二而費十勾攝則考十而連百民不聊生農多廢業實由於此東漢循良劉方只是不煩劉寬只是不擾若下以此修職業上以此定賢否則天

下脫然知上意所向而吏治起矣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

宗伯集

卷四四

七

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

按桓帝非有為之君而其時中常侍之勢已成朱穆欲奪其權而裁抑之如以

一葦障洪流竟不能伸其志而抑爵以
死可憫也蓋天下之事救之既成則難
防之未然則易西漢之勢莫盛於恭顯
然實始於武帝遊宴後庭內侍得典機
務東漢之勢莫盛於十常侍然實始於
和熹太后稱制不便接見公卿上下之
勢既隔中外之情不通英明之主自可
獨斷稍有怠弛大權必有所歸蓋至於
後而患始極已難為力也君天下者盍
亦慎之於始哉

宗伯集

卷四

八

七年邠鄉侯黃瓊卒

謚曰忠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
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爵哀
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
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之為沽
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荅更
問稼穡穉乃荅之容還以語諸人太原郭
泰曰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而為季偉飲

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
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
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
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與為友後
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膺惟與
奉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
泰成名者甚衆

按東漢時茅容輕騎而追徐穉李膺聯
舟而濟郭泰皆為人心所企慕傳之青

宗伯集

卷四

九

史可見當時清評重而公論明也使數
人者皆得用於朝激濁揚清舉直錯枉
天下何患不治大抵賢人在位則賞罰
當而公道行人心之歸向在朝廷賢人
在野則是非明而公論重人心之企慕
在士類漢有諸賢而不能用徒使之自
成其高而國家不得其尺寸之效真可
惜也

八年中常侍侯覽免左官自殺貶具瑗為都

鄉侯

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按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閨而今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秦近宮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

宗伯集

卷四

十

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隸韓續因奏左官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具爰兄恭贓罪爰貶都鄉侯按桓帝以侯覽等之謀誅梁冀又以廷臣公論逐侯覽去內外大奸如反手亦似可與有為者然冀誅而覽等用事覽逐而張讓等用事但知除奸權之人而

仍授人以專權作奸之柄故相尋以至
於亂也惟人主躬握主權外採公論求
賢人以自輔則奸邪自遠政理自隆矣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
誠辭慄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
原膺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膺復拜
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
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

宗伯集

卷四十四

十一

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
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
敢出官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
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頽弛而膺獨持風裁
以聲名自高云

按東漢之末紀綱蕩然而李膺獨以風
裁自持其節甚高其氣甚壯惜其疾惡
太嚴如張讓之弟誠合誅戮但事關大
辟不復奏聞雖曰除奸亦嫌專殺其心

雖公而事則不能無過左右既心懷私恨而增益其過人主又因見其過而併忘其公故張讓等之言易入而膺卒不能自保蓋君臣上下交失其道激而為患以至亡國如東漢之事足為鑒已

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

宗伯集

卷四十四

十一

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暄為功曹皆悉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按黨人之議起於周福房植彼皆以經

學行誼號為君子者一不合而兩攻以
至於兩敗自古士大夫互相排擊彼此
俱困而後小人得一舉而盡空之如漢
之南部北部宋之蜀黨洛黨是也范滂
李膺輩褒善糾違臧否相尚其本意盖
持公議以明公道然匹夫操是非之口
至能移一世之趨向與人主賞罰抗衡
而爭則人主不能平人情不能堪其勢
必敗敗而其名益高名高而其勢益激
勢激而得禍益重卒使人才與國祚俱
敝悲夫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只緣漢主不以至公治天下而偏護曲
庇專行已私無蕩平正直之風故公法
不行而私議交作以至於亂真萬世之
永鑒也

宛有富賈張汎恃後官中官用勢縱橫岑
勸璿收捕既而遇赦璿竟誅之後乃奏聞
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

贗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
訟寃宦官因緣譖訴贗贗帝大怒徵下獄
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
儉為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
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貲財徐璜
兄子宜為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
不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殺之
東海相黃浮收宜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
於是宦官訴寃帝大怒超浮並作髡鉗輸
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
悅茂不敢復言

按東漢黨錮之禍原於上下相激始終
都不得其平如彼時中官之勢甚盛百
姓苦之璜等能秉公執法不畏強禦止
合當其罪而止乃於赦後殺人方始奏
聞則涉於太專一人有罪連及族屬則
涉於太酷政體國法原自未得其平左
右譖訴實出庸受帝未察其疾惡大嚴

之本心但聞其用刑太過之實跡安得
不怒然使除奸執法之人坐輪作棄市
之罪其於政體國法又自不得其平陳
蕃等論救只合明其為國之本心與其
行事之過當雖屬有罪當從末減却盡
以為賢盡以為無罪則人主愈怒而愈
不相信總之東漢時君臣上下行事持
論皆未有得其平者故相激相攻以至
於大亂夫人情得其平則安朝政得其
平則理古稱王道平平信矣

蕃乃獨上疏曰今左右日親忠言日踈內患
漸積外難方深小家子孫尚恥失其先業
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輕忽
不念得之勤苦耶劉瓚成瑨誠心去惡而
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
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
朝省之士斥黜邪佞則天和於上地洽於
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

按陳蕃之疏忠直懇惻使人讀之悚然
桓帝既不聽納復加譴讓大臣之言不
信則無復有可信之人忠懇之言不入
則無復有可聽之言矣蕃是三公論道
之官受國厚恩若非真心憂念國家及
真見事理不受豈有逆人主之怒而為
小臣申理者此其情亦可諒已大凡以
虛心應物則事皆順而得平以成心聽
言則言皆格而不入向使桓帝納陳蕃
之諫解黨人之網則忠良滿朝轉亂為
治漢雖至今存可矣

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
膺收捕逢宥竟案殺之官官教成弟子牢
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
訛朝廷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
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
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
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

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
壯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
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
四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徃請囚
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
非人策免之時黨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
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言宜坐
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
之李杜

按東漢黨人之禍起於中外相攻上下
相激其隙已深而諸人素行修潔無以
為罪惟誣以誹謗朝廷則人主自怒指
以共為部黨則善類盡空歐陽修所謂
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者也
諸人皆是執法之臣抱疾惡之志只是
行事過當持論太高就黨人之中亦自
有分別若使盡忠者皆與保全太過者
稍示懲戒去其太甚歸於至公則諸人

皆是忠臣良臣何黨之有臣而有黨則
止與下兩傷君而以黨處人則國體與
人才兩壞漢有黨錮之禁而漢亡宋立
黨人之碑而宋敝垂諸史冊為鑒昭矣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
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
竇武及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
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而為姦臣賊子所

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厥人
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
劉祐魏明劉桀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
良佐尚書張陵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
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
專樹饕餮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平決滅
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如此咎徵可消
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

按東漢黨錮一事左右之譖已深羣臣

之膽已落而竇武乃能直言極諫分別邪正下維善類上悟主心其忠至矣自古立賢無方徃徃起用人于田野罪廢中而任大事成大功者何有因一事一時之忤遂禁錮終身者乎世之衰也先空其國之賢才而後政事從之漢事可鑒已

諤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

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

宗伯集

卷五十四

九

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按東漢黨人之禍起於執法太過疾惡太嚴道未合中心實憂國豈可加以極

枯幽之囹圄觀范滂對獄之詞即王甫亦為之惻然可見良心在人不容氓也大抵上有善政則下無私議公道廢於上則公議明於下若衆所共是而我用之衆所共非而我舍之則上下相成而天下治若上之所賞乃下之所非上之所罰乃下之所是則上下相激而天下亂惟下以平心持平論則聽之者易入而不至相激上以公心受公言則言之者無罪而可以相成不但有善善惡惡之風抑且成蕩蕩平平之世矣

復治鈞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張儉翟超岑暄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

及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
王章為八廚及陳寶用事復舉拔膺等復
廢官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
禁

按李膺等諸人既以廢棄便當養晦自
全乃復以聲名自高非訐朝政自處既
所不宜且以甚朝廷之怒而速其敗為
國為身兩失之矣陳寶用事固宜以公
心廣用君子亦宜以平心善處小人而

宗伯集

卷四

主

汲汲然變進同志急攻羣小故吾進一
賢彼即以為進一讎吾愈以為賢而用
之惟恐不亟彼讎之愈甚而錮之惟恐
不嚴卒使誅戮之禍歸賢才空虛之禍
歸國家此豈獨小人之罪哉來君子者
亦自殺其身而已若夫桓靈之昏庸無
道信任奸回屠害良善以至于燼炎漢
之祚此又不待言而知其非者也

侯覽怨張儉尤甚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

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

按侯覽怨張儉而儉鄉人即上書告之大凡遠方奸人敢為欺罔告許之事者

非窺見人主之意向即陰受左右之指使章從外上旨從中發上下相應表裏為奸故其計行其禍大也帝年甫十四生長于宦官官妾之手而無賢人君子為之啓沃以童愚之人而為奸回所弄漢欲不亡得乎當昭帝辯霍光之枉年亦十四昭帝明而能斷于心故羣奸之計不行靈帝愚而聽于左右故羣小之說得入成敗得失相去豈不遠哉

李膺請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
自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
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
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
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
隙者因相陷害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
人郭泰聞之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
誰之屋耳泰雖好滅否而不為危言覈論
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宗伯集

卷四

三

按黨人之禍郭泰已預卜漢之將亡蓋
賢才關于國祚甚重如此說者以為漢
之亡亡于私議不知漢之亡在君臣隔
絕而大權因以下移左右弄權而廷臣
因以趨附賄賂公行而守令因以為市
貪黷成風而百姓因以思亂如此用人
如此行政雖無私議亦亂若使君明臣
良政令無缺則私議自息何至于亂蓋

諸人持議欠平欲以口舌救天下不知
保身之智誠有之然為天下者使人各
圖保身之智豈國之福也

張儉亡命困幽壁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
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
收考遍天下及黨禁解乃還鄉里初范滂
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
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
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
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
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
果罹黨錮之禍

宗伯集

卷四

十四

按東漢黨人之禍始於議論太多然就
諸人之中得失亦復有別陳竇諸人行
事雖有過當然身為大臣議論政事自
其職分若太學諸生抵掌而議朝廷之
得失矜口而談公卿之是非居下訕上
原非政體在當時處分太過故至今以

為寬要之諸人不能無過也大畧入至
於激則必爭事至於極則必變如郭泰
之持平申屠蟠之見幾卓乎其不可及
已

宗伯集卷之四十四終

宗伯集

卷之四十四

三

宗伯集卷之四十五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作畢圭靈昆苑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園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馬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園百里人以爲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爲之

宗伯集

卷四十五

按任芝樂松之言似是而非蓋驅居人以爲園即真與民同芻牧之利已不勝廢徙之害況天子之園必無百姓敢入之理乎大凡人主初聞忠言其意未嘗不爲轉移惟有佞臣助之而後其意始堅而不可解彼既以邪心逢迎人主所欲爲而外假飾說以彌縫人主之過舉此君心所由惑而公論所由格也明主必遠佞人其以此夫

四年作列肆于後宮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竊盜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做效驢價遂與馬齊按靈帝作列肆於後宮釋袞冕而衣商賈之服舍大輅而操四驢之轡不過一時為戲而書之史冊遂為千古笑端甚矣舉動不可不慎也蓋人君常御大廷

宗伯集

卷四十五

二

禮法嚴重身心自然收斂言動自然端莊故非僻之干無自而入若身居大內不接羣臣所居皆燕閒之地所與皆狎昵之人故非禮之動乘是而起官闈深邃見謂無傷而不知天下傳之史臣書之矣齊桓公好紫而紫遂勝朱漢靈帝好驢而驢遂勝馬若移其好以圖天下之政務收天下之賢才則何財不得何事不理乎

好為私穡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
費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
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歛諸郡
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
歲中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
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
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

按靈帝喜為私蓄原非美事呂強之疏
深切著明惜帝之不能改也蓋天下財

利名為泉貨原當流通必無聚而不散
之理布之人間則上下流通而為天下
之用收之府庫亦為軍國之需而待朝
廷之用若藏之內帑積于不用之地則
始為私藏終為弊竇甚者財聚而民散
多藏而厚亡聚乃所以為散利乃所以
為害耳靈帝私藏于西園未幾而散德
宗私積于瓊林大盈未幾而散自古明
王以不蓄為富以不貪為寶真有見哉

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

太尉許穢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官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穢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按漢詔公卿舉察外察本欲振肅吏治而奸臣反備之以行其私以朝廷之善

宗伯集

卷五

四

政為害民之資奉行不得其人故耳蓋奸臣非藉內援則無以安其位而濟其貪非聽屬託納賄則亦別無交結之路今宦官賓客子弟雖有百身不敢問而踈逖無援清靜自守之吏反見彈劾是非混淆賞罰無章民竊盜起皆始於此陳耽秉持正論帝亦旋能開悟諸見劾者皆拜議郎一時舉動亦似可觀而貪穢不法之吏竟舍而不問舉劾行私之

人亦止於責讓其為左右所牽制如此
漢欲不亡得乎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
道呪符水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
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
揚兗豫莫不畢應楊賜上言宜勅州郡簡
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
渠帥可不勞而定帝殊不為意

案伯集

卷五

五

按盜賊之起其端甚微離散黨與是平
盜第一策黨與不散必致糾結滋蔓不
可撲滅自古季世之至徂於太平如秦
二世諱盜而不欲言漢靈帝玩盜而不
知備及勢大而後圖之則已晚矣凡事
當圖之於未兆剪之於方萌寧過於預
備毋過於玩忽則天下何事之有

用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
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

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
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
萬人以中常侍封誥徐奉等為內應約以
二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
之於是收元義車製詔三公司隸案驗官
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
等知事已露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
巾為幟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
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
月之間天下響應

宗伯集

卷四十五

六

按自古國家大患往往起於盜賊盜賊
蜂起則土崩之勢也然饑寒之盜或因
水旱不時或因賊斂太急以致困苦無
聊而起而妖言之盜則多醞釀於太平
無事之日假神鬼以號召其衆而藉水
旱賦斂以為名如漢之黃巾賊五斗米
賊宋之王則元之劉福通是也黃巾置
天下為三十六方各萬人至于官省

直衛之中皆彼黨與攘臂一等四方響
應此豈不以朝廷之上無正人無直言
之故哉凡天下密謀則人未必多人多
則謀必不密惟異端之流如後世紅羅
白蓮之教喫菜事魔之人尊其法教甚
於君親畏其禍福甚於法度故其黨最
盛而迄無敢告言者一遇有事則乘間
約結而起耳自古明君察相奇衮必禁
妖言必誅非徒同風俗而正人心蓋以

宗伯集

卷四十五

七

消黨與而弭禍亂也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雋
討潁川黃巾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
解黨禁益出歲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呂
強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
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
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
從之發天下精兵遣植討張角嵩儁討潁

川黃巾

按盜賊羣起皇甫嵩呂強首以解黨
為言夫起用禁錮官員似於弭盜不甚
關涉帝用其言卒能平黃巾之亂何也
蓋亂之初起始於中常侍為政而外官
附之倚恃輿援貪賊壞法民受其殃李
膺范滂諸人彈劾奸貪反致禁錮從此
權柄盡歸於內忠良盡棄於下公論盡
皆鬱塞貪官盡皆縱橫百姓盡皆愁困

宗伯集

卷四十五

八

以致盜賊生發一呼響應是致亂之原
由黨錮起故寬解黨錮實平盜弭亂第
一義也皇甫嵩呂強之議具見為國忠
謀其後皇甫嵩功方成而見收呂強言
方出而被禍忠直之臣在國則忠在人
則怨若非人主保全何以自免於禍哉
皇甫嵩朱雋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
巾破平之

朱雋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

社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
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
皆破之三郡悉平

按皇甫嵩朱雋皆是名將而並為所敗
其終能平賊者曹操之力居多操之立
功得權自此始故史臣謹書之秦漢隋
唐之禍皆起于盜賊然皆未幾殄滅蓋
盜賊不能成天下之禍而天下之禍所
由起也自古衰亂之季則必有奸雄之

人或並起於羣盜之間或出而平羣盜
之亂因破賊而有功因立功而得權及
其功大權威遂成騎虎不下之勢而大
亂始成曹操平羣盜而禍漢劉裕平羣
雄而禍晉皆是也人君攬乾綱屈羣策
即天下可長無事雖遇有事而大功大
權亦不歸於一人故外患不作而內憂
可弭也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

卓代之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徵植還減死一等

按盧植之得罪因左豐之讒言左豐之造讒因求賂而不得蓋破賊攻城人主所最急遛遙觀望稽留天誅人主所最惡左豐知帝意旨以此中之故深入不

宗伯集

卷四十五

十

可解而不知其言出於私事起於賂也以賄賂為愛憎以毀譽蔽功罪於是正臣無以自容而債帥反得求用盧植見徵董卓往代賢否混淆至此極矣惟人主以閫外付夫將以功付公評而以威威而盜賊何足平乎

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按朱儁攻城不拔有司即欲徵還張溫
獨請假日月責成功朱儁竟能破賊則
朝廷寬假之效也向如有司之言儁即
被徵抵罪代者又未必如儁軍心益懈
賊勢益張矣大抵任事甚難論事甚易
用兵不問緩急但責人以必進攻城不
問堅瑕但責人以必克使將士上憂文
法下憂議論彌縫顧忌之心亂其相機
進止之意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故擇將
宜慎任將宜專小利鈍虛議論當一切
置之而總以成敗論功罪以功罪行賞
罰則人得展布其才而功可立矣

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自將精卒乘城而
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請將欲聽之儁曰
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
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
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
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因急攻不克既而解圍忠出戰雋因擊大
破斬之餘衆復奉孫夏為帥屯宛雋急攻
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走雋追破
之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
千人

按朱雋不受反賊之降謂兵有形同勢
異其論甚當大畧兩敵之相爭當以收
人心為主故急於招降一統而有變當
以振紀綱為主故急於正法然就處反

賊一事又自有形同勢異者蓋賊勢初
起積惡未深不赦脅從則無以孤渠魁
之黨若勢衰乞降降後復變不行殺戮
無以破反側之謀趙弘破而復立韓忠
韓忠死而復立孫夏所謂屢惡不悛不
殺則亂不止者也下弭禍亂上振紀綱
故當以定亂為功不當以多殺為罪矣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譱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

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
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
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
得減死論

按王允破黃巾可謂功臣只因謫發奸
黨以致懷恨有功不賞反坐以罪一罪
方赦復尋別罪有功之臣為國家處死
力破賊而不能自免于讒譖之口賞罰
安得明而人亦安所勸懲乎幸而大臣
論救帝首聽從僅得免死則信乎任事
之難也漢政之失可知矣

二年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
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
宣稅晦而喙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
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舍
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
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

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

按南宮雲臺災亦非甚不容已之役至於鑄造銅人尤是不急之務秦時金人十二瓦帝時承露仙掌皆作無益害有益者也其時黃巾未平盜賊半天下正合躬自節約開府庫發金錢蠲稅賦以佐百姓之急收天下之心却乃額外加賦竭民膏血然則盜何時平民亦何苦不為盜乎陸康之言忠懇切直既不見聽又因讒說而罪之誰敢復效忠款者此漢事所以日非也

宗伯集

卷之四十五

五

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當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彊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官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

按人主修治宮室費用不資預其役者自非十分清廉節愛及敏練精幹有心計有才力之臣安能使國家費而不奢

使百姓勞而不怨蓋大工一興侵漁百
出採辦木石既足艱難上納錢糧又不
容易貪官汙吏假借公事各行巧取利
歸于貪墨怨歸于國家大率上之營繕
用一而已費其百下之征輸費百而未
當其一非人君深知此弊而曲軫民艱
百姓何以自存乎

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
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官錢當

宗伯集

卷五

七

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
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
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
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
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官錢

按漢承累世之積即有工役官帑自能
辦之何至加賦于民而且鬻及于官彼
卑官散秩援例納粟尚不能無巧取于
民以償所費况牧守太吏選舉遷除非

錢不行彼既以財得官寧能以廉守官乎司馬直清吏也既知其清復責其價在昔宣帝之于良吏至賜黃金數十斤今靈帝之于清官僅減責錢三百萬卒使欲償而不能欲辭而不獲以至上書極言引藥自殺雖以身悟主死亦無憾然使廉吏至此則其情可憫而其時事可知也

五年以劉馬為益州牧劉虞為幽州牧

宗伯集

卷四十五

七

太常劉馬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馬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

按劉馬建議改刺史為州牧此後不聞有撫綏小民翼戴王室之實但各據大州以自封殖而圖僭竊耳西漢曾改刺史為州牧後因州牧持重不肯彈劾糾

察復改州為刺史至是復改為州牧總
之皆末務而未究其本大抵朝政振肅
官自得其人吏治清平民自得其所不
務出此而改易官名紛更事任徒自煩
擾了無益也

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
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
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
為司空

宗伯集

卷四十五

文

按東漢之禍始於內外相激外有公憤
則驅天下士論以攻宦官內有私恨則
竊天子詔令以殘士類相攻相殘到了
極處勢必至于用兵用兵有勝敗勢必
至于召外兵外兵入而邊將用事大亂
不可解矣大畧東漢先以宦官除外戚
而權即在宦官後以邊將除宦官而權
即歸邊將以亂易亂失在人主不自操
其權兩人得竊之耳

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還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
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
於長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留此畢
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
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
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卓未至朝政皆
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
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

宗伯集

卷四十五

九

按董卓一入京師即行殘害遷都一事
自古奸逆其謀必出于此項羽遷義帝
于江南曹操遷獻帝于許朱溫遷昭宗
于洛皆此類也彼時車駕初至長安獨
倚王允為重王允即是前時逮繫問罪
之人可見忠直之臣平居不避讎忿臨
事不避艱難後來竟平董卓以身殉國
若使一罪不赦一棄不收則何以盡忠

臣之用收國士之報哉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孫堅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袁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將軍還相嫌疑何也術即調發軍糧

宗伯集

卷四十五

三

按董卓逼迫天子凶威正盛而孫堅能摧其鋒又能修復陵寢故史臣詳書以著其功然堅已破卓糧餉不繼不得索術調發亦不能成功可見兵以餉為主當先預備預儲于平日則易取辦于臨時則難若行者艱于糗糧居者苦于轉運至於持久不能欲解不得未有不敗者此用兵者所最急也

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

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卓自出與戰敗走堅
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
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邀卓卓乃使董越
屯澠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
東而自引兵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
還魯陽

按董卓求與孫堅和親原是緩兵之計
孫堅拒之詞嚴義正真有忠憤之氣斷
而敢行故卒能成功前時關東諸侯推

宗伯集

卷四十五

三

袁紹為盟主兵多將廣退縮不前而堅
孤軍深入所向克捷蓋彼則事權既分
號令不一進戰則相委成功則相忌故
以半天下之力討賊而不足此則兵力
雖少人心甚齊上無文法拘攣下無議
論掣肘故用孤軍之力破敵而無餘以
此見將兵將將者用人欲專決策欲斷
而兵之多寡非所論也

宗伯集卷之四十五終

